

高铁连通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访天姥无须“梦游”

本报记者方问禹

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，对此欲倒东南倾。我欲因之梦吴越，一夜飞度镜湖月。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剡溪……”

唐诗名篇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，天姥山、赤城山、天台山、镜湖、剡溪等浙东山水，跳跃式出现在诗人李白的梦境里。

1月8日，杭台高铁正式开通，终结了浙江嵊州、新昌、天台等县市不通铁路的历史，由北向南串联起唐诗里的山水名胜，让李白的千年梦境照进了现实。

以山水为载体，以诗为魂，400多位唐代诗人慕名而来走出的一条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已经绵延千余年繁盛至今。

为什么是浙东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以山水诗为鲜明特征的“浙东唐诗之路”是一个专用名词，与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等类似，也是有着清晰地地理印记的独特文化符号。

什么是浙东？为什么是浙东？这要从山水诗说起。

中国的山水诗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（可溯源至先秦）。其时北方战乱，大批黄河流域居民举家迁移，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的会稽郡成为南迁后的主要聚居地之一。这里丘陵山水纵横交错的秀丽风光，尤其契合当时回归自然、企求心灵超越的思想潮流。

据考证，西晋文学家谢衡率众多谢氏族人南迁，独具慧眼地选择了上虞东山。这里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境内，也是成语“东山再起”的发生地。

谢衡之孙谢安多次辞官隐居东山，与王羲之、孙绰、支遁、许询等诸多江东名士会聚，“出则渔弋山水、入则言咏属文”，后因“世道未夷，志存匡济”，年逾四十应诏出仕，并指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——淝水之战。隐则纵情山水，出则兼济天下。谢安既能入世，又能出世，成为古代中国文人的楷模，东山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无限仰慕的著名圣地。

谢氏后人、出生在上虞的谢灵运，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与能力，以会稽、永嘉等地为中心，将山水之美融合于已臻成熟的五言诗体，从而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山水诗派。

以山水诗为载体，历经300多年积淀至唐朝，引无数诗人叹服的“诗仙”李白，将这条山水诗之路推向更高潮。

不向东山久，蔷薇几度花。白云还自散，明月落谁家？

我今携谢妓，长啸绝人群。欲报东山客，开关扫白云。

李白在这两首《忆东山》诗里说，东山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，挂念昔日种在洞旁的蔷薇，天上的白云、堂前的明月，如今他和谢安一样，长啸一声远离世人，兴奋着奔向东山。由此可见，东山是李白的心仪之处，谢安更是他崇拜的偶像。

“枕忆忆勾践，渡浙想秦皇。蒸鱼闻匕首，除道哂要章。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。剡溪蕴秀异，欲罢不能忘。归帆拂天姥，中岁贡旧乡……”唐代另一位大诗人、“诗圣”杜甫晚年在长诗《壮游》中，直白地表达了对昔日浙东之



▲图为浙江绍兴新昌县天姥山风貌。 受访单位供图
▼1月8日在台州站拍摄的杭台高铁首发列车。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



行的留恋。

我国著名的词学家吴熊和研究认为，从时间上说，中国的山水诗起于东晋；从地域上说，中国的山水诗则起于浙东。

他研究指出，在李白、杜甫的吴越之作中，都没有提到位于钱塘江对岸的杭州，现代的读者或许会发生疑问。但是要知道，无论是谢灵运的时代，还是李白、杜甫的时代，越州的东南重镇地位向来胜于杭州，鉴湖的名气也远远超过杭州的西湖。可以说在白居易之前，浙东山水往是唐代诗人游踪之必至，而杭州的西湖之美，则尚有待于后人的逐步开发和重新认识。

古时陆行则车马，水行则舟楫。李白《别储邕之剡中》诗中说，“舟从广陵去，水入会稽长”。据考证，唐代诗人到江南，大多是坐船走水路，从淮甸的扬州经运河南下，渡钱塘江，从西兴进入浙东运河，然后到达上虞曹娥江，再沿剡溪溯流而上，登天台山，最后抵达石梁飞瀑，全长近

200公里。

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鲁迅的故乡即在浙东唐诗之路上。诚如此言，当无数唐代诗人慕名而来，这里就慢慢形成了一条瞩目至今的唐诗之路。

跟着李白游“诗路”

“浙东唐诗之路”最早由浙江新昌县学者竺岳岳于1991年提出，1993年经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多次论证命名。此后，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专用名词，成为继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。

从现代地标看，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以萧山—柯桥—越城—上虞—嵊州—新昌—天台—仙居（临海）为主体，历史遗存和人文典故众多，留下1500多首唐诗。

绍兴文史学者邹志方于1995年编著《浙

东唐诗之路》一书，收录“诗路”相关重要作品，集严谨性与传播力于一体，是浙东唐诗之路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，至今仍是一本畅销书。

据考证，从初唐诗人宋之问开始，全唐诗收录的2200余位诗人中，有451位游览过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覆盖唐朝初、盛、晚等各个时期。

名单可谓“星光灿烂”，包括李白、杜甫，“初唐四杰”中的卢照邻、骆宾王，“饮中八仙”中的贺知章、崔宗之，“中唐三俊”的元稹、李绅、李德裕，“晚唐三罗”的罗隐、罗邺、罗虬以及崔颢、王维、贾岛、杜牧等。

他们的浙东题咏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分量。镜湖、禹陵、若耶溪、越王台、剡溪、沃洲，以及会稽、四明、天姥、赤城、天台诸山，均留下了诗人们的踪迹和名篇。

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的称山脚下，有一座称心寺，宋之问在此作五言诗《称心寺》；唐代诗人方干在《称心寺中岛》一诗中，有“雪折停猿树，花藏浴鹤泉”的描写；骆宾王在赴任天台时，特枉道寻访称山，并作诗描述当时的游览过程和美妙心境，“征帆恣远寻，逶迤过称心”。

然而真正把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美妙推向巅峰的诗人，当属李白。

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，渐次出现的天姥山、天台山、镜湖、剡溪等，分别在浙江新昌县、天台县、嵊州市等境内。他想着谢灵运的旧径上天姥山，“脚著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”“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”。

天姥山地处新昌县东南部，留存有“天姥古道”，是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从天姥门户新昌县班竹村出发，植被葱茏，空气清新，任继愈先生题写的“天姥山”三个大字立于路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唐代以天姥山为题材的诗歌多达400余篇。

位于浙江省天台县、地处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南端的天台山，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佛教寺院——国清寺，还有极富盛名的中国道教南宗祖庭——桐柏宫，自然也是唐代诗人们的蜂拥之地，有近300位留下诗作。

除了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天台四万八千丈”，在李白的《凉台》《送友人寻越中山水》等诗中，“龙楼凤阙不肯住，飞腾直欲上天去”“此中多逸兴，早晚向天台”的佳句，充分表达了他对天台山的偏爱。

说起李白与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有另一位唐朝大诗人不得不提。他就是对李白有知遇之恩的贺知章。不少学者认为，李白对这条诗路情有独钟，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寻访贺知章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绍兴人贺知章因病上疏请求还乡。回到故乡山阴时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写下两首《回乡偶书》。

贺老爷子回家的路线，进入浙东地区时，走的便是“诗路”中的精华段——从钱塘江经绍兴鉴湖、山阴道和若耶溪一带。

士族文化的荟萃地

1000多年来，浙东这片人文底蕴深厚、名胜古迹林立的江南山水，地面交通却受丘陵阻隔，以山间路桥为主。直到杭台高铁正式开通

剡中闻越韵

传承

始，中原士人多次南迁，将中原文化带进了剡中盆地；而在越剧早期的发展中，我们还不能忘记有一大批的“草木才子”，就是有点文化、识文断字的农民，他们是越剧发展前进的最初动力。

1906年清明节，落地唱书艺人首次甘霖镇的东王村将“落地唱书”搬上简易舞台，越剧就此诞生。但在当时，它的名字只是称作“小歌班”。1922年，“小歌班”进上海“大世界”演出，被上海观众称作“绍兴文戏”，因为演员全是男子，又称“绍兴文戏男班”。1923年，甘霖镇施家岙村里办起了“绍兴文戏”的第一个女子科班。1925年，上海《申报》的演出广告上，首次出现了“越剧”的称呼。

“女子越剧早期的优秀演员施银花、赵瑞花、王杏花和姚水娟，称作‘三花一娟’，都是嵊县人，后来以袁雪芬为代表的‘越剧十姐妹’，绝大多数也是嵊县人。”俞伟告诉记者，无论是名宿还是新秀，嵊州在广大越剧演员的心目中，都是“娘家”。“我记得2006年，越剧诞辰百年庆典在嵊州举行，袁雪芬老师回到家乡，听到别人对她介绍里有各种头衔，一摆手说——‘不要讲我这些，就说我是嵊县的女儿’。看到家乡人修好了自己的老屋，她很不安，一定要自己出钱补上，说‘怎么能花家乡的钱’……”

“我们每次去看望范瑞娟老师，老人家经常早早地站在家门口等待，或者站在阳台上眺望。见到我们，范老师非常高兴，一边走一边和邻居们说：‘家乡来了人，家乡来了人’，大家也和我们开玩笑：‘老人家昨天就在那里说了’……”

“到王文娟老师家里，她每次都请我们喝咖啡吃巧克力，但是临走时会提一些小要求，就是下次带点‘麻糍’‘糟货’来，这些都是嵊州特产，老人家最惦记这个……”

1942年，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人进行全面改革，推动越剧进入了新的阶段。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越剧经历过两次大发展时期，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，第二次是“文革”后到20世纪90年代。当时，全国20多个省区市有越剧专业剧团约260个。

但是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包括越剧在内的传统戏曲也遭到了更大的挑战。目前，越剧的主要传播范围收缩到沪苏浙闽四省市，专业剧团也减少到20多家。如何做好传承，是越剧发展的当务之急。

2016年，俞伟接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个任务，建设“中国越剧戏迷网”。“网站一定要有‘脚’，当时我们在想，要让曾经有过越剧的地方，重新让越剧艺术生根开花，为此，我们想到建设‘爱越小站’。”

2016年，“中国越剧戏迷网”开始在全国建设“爱越小站”，目前已经建设了180个。其中，清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开大学、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也设立了“爱越小站”。俞伟记得，原西安市越剧团的一位老太太，在爱越小站西安站成立时，就激动地和她说，感觉就像是一直流浪在外的女儿回到了娘家。“疫情发生后，‘爱越小站’对促进戏迷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。我们在线上举办戏迷大会和空中演唱会，活跃人数最多时超过100万，最近的一次直播，观众也有33万。”俞伟说，最近他们录制了6节空中课堂节目，为各个小站“送教”。“有土壤才能生存，越剧拥抱互联网的关键同样是要有基础的土壤。”

运行，才让李白跳跃式的梦境照进了现实。

杭台高铁全长266.9公里，设计时速350公里。高铁开通后，温州、台州一些县区到达杭州、上海的铁路通勤时间均缩短50分钟以上，浙东南一些县市接入长三角高铁网、杭州都市圈、温台沿海城市群有了快捷通道。

一座天姥山，半部《全唐诗》。随着铁路交通提速，天姥山所在的绍兴市新昌县，正在加速推进“小县大科技、小县大花园、小县大旅游”建设。

时代变迁，浙东之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浩荡千年的繁华景象与文化底蕴，依旧绵延至今，清晰可辨。

在不少学者看来，“浙东唐诗之路”是唐代诗人留下的山水人文之路，又是一座融合儒学、佛道、诗歌、书法、茶道、陶艺、民俗、方言、传说等内容的文化宝库。

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使得“浙东唐诗之路”成为山水旅居之路、诗歌创作之路、思想传播之路和文化融合之路，诗路所涉及的区域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、佛教中国化时期的中心地、道教文化的发源地、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和土族文化的荟萃地，在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。

步入新时代，在实现民族复兴、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上，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已然被赋予了更加厚重的意义和使命。

写好新时代“诗路”篇章。2018年初，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，抓好大花园建设，推动建设诗路文化带。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已然成为了浙江的又一张文化名片。

唐诗“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受得到”，是这条黄金旅游带的鲜明特色。目前仅在绍兴，就有至今可考、可观、可寻的诗路遗存点200多处。

现代人重走诗路，会有什么收获呢？事实上，只要人们依然热爱诗歌，吟诵唐诗，就更能在这里找到回声。

盛唐富足的经济环境为文人们提供了优游山水的现实条件，同时也使文人们在山水中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心态。他们对于身逢盛世有明确的自觉意识，渴望乘时而起，成就“致君尧舜上”的丰功伟业，然后“功成拂衣去”。

尽管最终实现这一抱负的只有少数，但这种理想化的人生态度，使他们即使处于穷困的境遇之中，也能不计较一时的得失，以从容乐观的心态来歌唱生活，赞美自然。

学者认为，雄伟壮丽的河山可以开阔文人的视野，激发积极进取的意气；清静幽美的林泉则能陶冶他们的性灵，培养纯朴超俗的情操，而二者的结合正体现了“盛唐气象”的核心内涵。

如今重焕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生机，就能进一步唤起古往今来的人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眷恋，净化人们在世事扰攘和喧嚣中蒙尘的心灵，在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涵养文明与自信。

2018年10月，浙东唐诗之路沿线的萧山、越城、柯桥、上虞、嵊州、新昌、天台、仙居、临海等县（市、区）发出联动倡议：协同推进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共同做好“浙东唐诗之路”文化旅游研究、资源开发和沿线文化遗产的整理挖掘，重现“唐诗之路”的昔日光华。

的老史仍然有信心，“我现在还经常和客户联系，他们的需求已经‘憋’了很久了。”老史告诉记者，温州台州沿海的渔村历来有出海丰收后演戏庆贺的风俗，“等到疫情过去，肯定会有新一轮演戏的高峰。去年夏天，我们还组织了一批青年演员在嵊州戏校培训，提高大家的艺术水准。”

“去年疫情期间，我们就在打磨作品。”嵊州市越剧团团长朱杭灿回顾说，以“两弹一星”中的“凡人爱情”为主题的原创越剧现代戏《核桃树之恋》就是这样打磨出来的，参加了去年的中国戏剧节和庆祝建党百年的参演演出。”

而在施家岙村，一座占地3.68平方公里，计划总投资40亿元的越剧小镇开门迎客已近三年。嵊州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李燊介绍，2016年，嵊州越剧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浙江省非遗生态保护区试点，目前，当地正在努力创建国家级的越剧文化生态保护区。

“我相信戏曲永远会有观众，等到大家有钱有闲的时候，走进剧场的人会多起来，享受那种慢节奏的休闲方式。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埋下一颗追求美的种子。”对于前行的方向，钱江南充满信心。

原先从事酒店管理工作的钱玲玲，从2004年开始学戏，七年前来到嵊州艺校，负责服装管理和化妆，同时还开办了一个越剧培训。越剧很美，只要你学进去，就舍不得放弃，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向更多的人普及越剧，增强他们的鉴赏能力。”

嵊州市城南小学校长周小英介绍，学校2015年底开始编写“越韵古诗”，背后还有着越剧名家竺小招、南京艺术学院谢子华教授等老艺术家的辛勤付出。他们根据古诗的意境，选配了越剧不同流派的曲调。《咏鹅》《静夜思》《凉州词》《春晓》……熟悉的古诗谱上了浓浓的越音，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古诗之美与戏曲之美。